

溫江縣志卷十二

雜識第十二

維古神皋億眾含靈振振士女遠已雲渺近不絕書俗化之醜風物之美斯可概見若夫軼聞殊蹟畸行瑣故旁收雜舉亦有可觀爰畧述所知以終篇焉

漢族太古時初生於葱嶺高原後漸殖崑崙山下一支循江水止於蜀建國爲蜀山氏一支沿黃河而下散布黃河南北兩岸其後黃帝出有英資大略驅逐苗種乃建立一大帝國時蜀山氏之族微黃帝之族盛黃帝遂

溫江縣志

卷十二

雜識

一

川XII

封其子玄囂昌意皆爲蜀侯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爲妃若水卽今打冲河下流合金沙江玄囂居江水卽今大阜江其支庶皆世爲蜀侯伯故其後有魚鳧杜宇都邑陵墓皆在今溫郫境內不待秦闢藩封設郡縣黃帝血嗣固已滋盛於阜江之濱矣雖經明季獻賊蹂躪殲滅同胞幾無噍類而人民遷徙來自外省耕斯作斯長子孫於斯者仍我中國本部漢族也徼外回番獠獐猓蠻之屬胥不與焉

宋儒張子曰子孫才族將大信哉黃帝有子二十五人



得姓者十四人此黃族之所以盛也溫邑如宋之文氏  
袁氏蹇氏明之任氏何氏梁氏清之葛氏竹氏王氏族  
之蕃衍雖未臻極盛然已非偶然矣至世亂經大兵燹  
高門鉅族受禍爲烈何哉然則有家者尤當惓惓於國  
也

宋夏應辰爲潭州書局時有溫江縣申本處蛇一條長  
百餘丈神光照三百餘步口吐香薰燭二十餘里沒啖  
人畜無數官差甲士二千餘人收捕爲其掉尾捲去溺  
死五百餘人上天師與法官治之方戮死堆骨如山

溫江縣志

卷十二

雜識

二

川上

白塔街有劉將軍廟將軍名縝字省吾南昌人明大將  
歷平蠻寇大小數百戰威名甚著萬曆四十六年出師  
戰於阿布里岡死事最烈天啟初贈少保清嘉慶間鄉  
人掘土得將軍鐵像建廟白塔下祀之趙鍾靈有詩云  
逆燄三邊靖威名百戰高將軍頭可斷厲鬼膽猶豪日  
月憐忠骨風雲哭大刀錚錚餘鐵漢廟影壓寒臯  
邑北十五里有報恩寺建自明萬曆九年有僧善懺求  
者甚夥日久積有金傭某利其積謀溺於井匿金亡去  
久之邑宰經寺側有犬出向宰悲號遣役隨之入寺至



井止宰命視井中有尸縋出乃僧也驗有傷訊眾俱莫識宰擬回署再理犬阻歸路俯首哀號似識仇者宰會意簽役偕往及井研適備入市犬嚙其衣役拘歸訊吐其實按律擬定犬撞僧極斃

邑南十里開講寺大佛像高約二丈圍數尋腹中空背有竅獻賊之亂居民幾無孑遺惟范一英匿其中得免今近寺范姓乃其裔也冀郡伯應熊書摩詰句爲門聯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

邑南十八里有三聖寺建自宋時郭漸遠遊三聖寺詩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三

川名

云三渡過前溪尋幽路轉迷傳聞僧寺近尙隔竹林西殿豁諸天迴雲垂眾樹低老僧偏好事煮茗索畱題龍迴寺在新寺巷建自唐時明末燬於兵燹清康熙間復建蜀南樊澤達題曰翠集西垣劉琢章見樊題吟曰翠竹瀟湘夾徑疏集來佳境是僧廬西籬縱已遭兵燹垣內重題國士書

邑南八里有梓潼宮古刹也內有羅漢松兩株不知種自何代圍丈許輪囷奇崛柯葉蒼古交蔭殿庭阜江雜詠佛性何年種雙龍現法身秦封同此避風月萬千春



拱辰門外厲壇側有古栴一株曾寶和用東坡樓賢三  
峽橋韻賦詩云城北有古栴霜皮積雨溜老幹聳長空  
勢與蒼雲鬪荒池凹其左斷塚凸其右千年元氣充孤  
根蟠石竇葉密巢飛鳶枝危泣奔狄嚴寒神豈枯蒼勁  
骨愈瘦長風忽怒號雜沓宮商奏良材樂墟莽不入匠  
者穀偃蹇閱滄桑陰森覆晴晝獨立屢摩挲清冷氣可  
漱

興利場西北界牌下四里清初鄉人夜歸見二物食麥  
叱之隨沒尾之得二石相距丈餘形似虎因名曰石虎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四

壩俗呼貓壩阜江雜詠金馬日夜奔石虎屹不動長林  
嘯秋風颼颼百怪恐

金烏池西北有天牙石其石入地不知幾許高六尺餘  
周圍五尺餘若有掘之者風雷驟作明末兵燹後無存  
葛運際詩何處飛來物靈奇奪化工可憐兵燹後無復  
辨西東

清水江經流息安保內有怪石橫插江中互兩岸約長  
三十餘丈下有岩空似室深不可測冬季水淺時能見  
之上流半里許有石亦畧如此形



邑東牛市有石牛今移置市西田閒初邑東北五里有屠牛肆俗名湯巴街道光初錢氏牛被竊將就屠牛見刀砥狂躑怒號糾斷得脫奔過肆遇牛鑊輒觸入城至署匍匐大堂似鳴冤狀令爲捕盜禁屠邑人鑄石牛於牛市誌之

清光緒間教家灣月夜土人聞村犬羣吠起視之見灣深處有白光一道直達皓月土人暗記其處明日約數人撈之得一石嵯峨怪異置之土地廟中月餘攜省出售相石者曰此石猪希世之寶也惜乎死矣土人怒攜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五

川上

歸還置之廟中三月後不知何人盜去明年洪水大漲灣隄盡圯竟成大川民受災者不可勝記

楚人劉春開清初爲蜀雲騎尉致仕徙家於邑之石家廟側廟傾圯爲修造功竣如寺聞茂林有虎聲突出噬人春開怒奮臂逐虎逸去眾益驚愕春開口毋憂今晚矣詰朝圖之旋家和衣臥妻妾挑燈以俟三漏聞風嘯聲疾起見血濺地妻妾虎掠去矣春開涕泣沾襟執戈箭追入林月光下見虎方噉其妻妾疾與鬪斃一虎一負箭逃潛伏大阜尾之虎躍起攫春開卒鄰人具衣冠



瘞之越一日前中箭虎倚春開墳死

王侃白岩文存有李聾子傳云李聾子不識其名以媒爲業温江人凡州邑之鄰於温江者問李聾子無不知之其爲人愉色和聲與之言雖不能聞所答適如所問蓋舍媒無言其與言者無非婚姻事也鄉俗議婚必男女年命配合而後聘定聾子探其夾袋紅庚疊疊恆數十紙持其一配之甲而不合則又移之於乙以次逮及丙丁必有一合者矣而又權衡於男子之優劣女貌之妍媸與夫家世門望貴賤貧富之間必惟其稱故以八

温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六

字相畀與索其八字而決諸星士者不必問誰氏之子既相配合始言之而彼此各愜其意莫不樂從之者當夫嫁娶之吉衣冠忙忙肩輿者不得停趾朝餐某氏暮宿誰家皆其預定其妻與子與媳各有分代蓋媒合既多同日嫁娶每至應接不暇以是布帛金錢之入贍一家有餘醉醲飽鮮無時不忻然以喜詩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周禮有媒氏之官然自古迄今未聞有以是托業者李聾子創爲之其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亦足助王者之化歟夫智者作法愚者效焉其子孫不知



能繼斯業否余因爲媒遂感而爲之傳

唐詰仲陽遺藁有淮仙傳云淮仙者溫江東里人也姓奚氏諱世欽道號淮陽相傳爲奚玉谷先生猶子嘉慶間舉於鄉路出潼關外遇至人授道反轡而歸遂杜門不出久之道味來矣如燭照數計而仙常寡言不事家人生產業一卷黃庭終日寂坐幾三十年仙故世家子謝世之日囑家人告別親故於時明月在天白雲入戶異香撲鼻經宿不散親故尙畱而真人已入寂矣崇陽陳鶴亭謂其得太上紫微琅玕其說不傳世莫得而紀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七

云溫人有游西山者遇之於瑩華之麓笑語移時形容如舊而不知其已仙也其族姪某與余言其大略若此曾學傳弱冠時嘗占論語以決疑一日占朱子之學何如所得之句爲不易得也占象山陸子得仍舊貫句占雙流劉止唐所得之句爲非吾徒也又占老子得丘未達句一時在坐皆悚然

藍逆之亂張來際避居平武山中爲山居樂云山居樂山居樂山中風景真不俗石爲階砌土爲垣松作林園茅作屋也栽花也種竹林間掃石爲棋局興至狂吟幾



句詩閒來又檢古書讀農亦爲圃亦學欲種山坡十畝  
足攜鋤常將菘韭耘日暮呼童去驅犢不堆金不積玉  
些須蓄點糧和粟有酒也飲兩三杯無殺豆腐卽當肉  
芋麥飯布衣服穿得溫暖飽得腹睡覺東窗日已紅無  
事且把隣翁約著芒鞋將帶束共攜竹杖遊山麓雖然  
石徑多崎嶇安步勝他登台閣好峯巒如畫軸白雲澗  
底無心出倦來石上坐且眠細聽樵子在歌曲春賞花  
秋玩月許多清趣爽心目夏來不用蒲葵扇冬至滿爐  
煨榾柮名不爭利不逐讓他爲強我爲弱是非榮辱不  
胸懷若此亦板橋之流也

鄢縲生平兀冪頗惡僧道臨終自爲輓聯乃云及早西  
歸仍住無色界無無色界悔來東土誤入非想天非非  
想天曾學傳曰此老前因亦老頭陀耶異矣

北門外有丐夫龐某常夜宿厲壇側聞鬼語曰此間附  
近有孀婦李氏貌甚美予昨路遇之見其陽殆盡卽而  
狎之彼婦正氣忽伸予卽退倒龐聞其言若此越數日



卽聞李氏婦爲盜所殺蓋由盜入室欲污李氏李氏峻  
拒不從遇害

曾寶和磐齋文藁有書郭安邦事云安邦字久安吾邑  
東鄙人也性倜儻重信義家故饒於產好急人難千金  
立揮盡江湖亡命多所結納里中少年慕其行咸附焉  
安邦遇人一以禮然值不平事輒必謀復而後已以是  
安邦之名噪遠邇咸豐庚申滇匪藍朝鼎率黨竄入川  
所在焚掠時唐友耕目其狀知不足爲率所部來歸至  
溫江城中官紳拒弗納友耕引去安邦慨然曰方今四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九

川七三

境不靖正宜廣攬豪雋以衛桑梓諸公不爲友耕所寧  
不爲溫江計耶遽遣人止之營於城南軍需糧械罄已  
力仗助之會賊率眾撲城安邦同友耕及千總尹明星  
內外合剿殲級無算溫江賴以全後唐以軍功洊擢至  
四川提督德安邦甚累勸之仕力辭然以揮霍故家漸  
落有求給者輒弗能應姪松山以博債無所出約里中  
無賴數輩夜劫某武孝廉家孝廉昆弟素諳技擊甫入  
卽被創倉皇踰垣出孝廉然管四覓拾一革囊內貯安  
邦刺遽聞諸大府時丁文誠公督蜀深疾大憖巨猾爲



害鄉間立遣步營逮安邦營中部曲多與安邦暱預謀之故遲其行晨發日晡始達溫江咸勸安邦遁安邦不可夷然就檻車當是時人人咸爲安邦危子少安嬰疾臥牀聞變嘔血殞安邦甫入城城中將弁上自督標下至各營翼赴轅爲緩頰者以數百計提督唐友耕以爵命力保初丁公意必欲置安邦法至是知不能且懼釀變翌日盛陳仗衛召之入公據堂皇掀髯揚言曰郭某汝人事大佳然證確汝奚辭安邦以姪告公曰飭三日汝其以姪獻貸汝死安邦求延期公躊躇曰此案綦重

遲毋踰十日速將汝事安邦出命其徒四往偵覓各營士卒亦朝夕諜閒而踪跡杳然某孝廉呈追益急期將屆安邦焦灼甚一日忽有報松山被捕者遂往俟城外有頃果至松山長跼泣求拯安邦曰汝作事重謬幾陷余獄已定奈何惟俛首待鎖而已先是松山聞安邦罹禍遂塗面易服遁一夕寓東山某曠弟少安忽至曰事已解幸歸毋僕僕風塵也明朝當候兄某村松山領之凌晨大霧迷山谷某營統領奉令黎明出城適經某村迷茫中彷彿有人行狀頗狼狽眾戲曰若倘非郭松山



乎曷呼之呼之遽止趨視之果松山遂被執松山駭問曰吾弟安在渠期我此奈何給我乎眾咸詫異松山告以故眾曰若弟卒逾旬若所見其厲乎松山股栗頭顫面墨色知不免入城縛赴督署立處決安邦獄遂解磐迂曰余兒時聞安邦多亂法越網事然其言行信果重義輕財蓋亦有足多者松山之獄微唐公幾不免古人所貴有患難之友者非此謂歟若少安孝親之誠尤可謂無閒幽冥者矣

清末劉蘭亭都司駐防溫江有袁七者山東人嫻技擊

溫江縣志

卷十二

雜識

十二

川上

與劉相識客劉營中劉遇之厚一日請少試其術袁以疾辭強之再然後可曰第縛我外閒燼木下呼我名者三我且遁眾如所囑縛之自項至踵迨遍乃扃門隙覘之劉呼其名畢忽有黑影直騰空際至後垣而逝眾詫甚急出視繩已層層委地時方雨後所立處趾痕宛然餘則無所覩遍覓之不可得卒至一室戶猶反鑰入則袁已偃息榻上仰視屋脊則穴穿矣

宣統三年五月有鴟鵂止於學宮晝伏夜動啄宮廟棲烏爲食是秋國變逾年學校廢經禮教垂亡



民國初剪髮令急曾學傳爲剪髮記曰獨立後一日余  
卽去辮挽髮於頂從漢俗也余以剪髮爲夷俗嘗著說  
非之卒以潮流所趨非獨力可禦藏其說不肯出而剪  
髮之令益急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  
無悶余亦胡爲靡靡以從哉自惟此身不忍棄斯人而  
長往黃冠草服與麋鹿同遊則亦安能愛此種種者而  
遺其大也迺於中華民國元年立春節後戊寅剪髮藏  
於家畱寸許覆首視佛之禿頭墨之摩頂猶小有別嗟  
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我同志之士方將以平昔夢想

溫江縣志

卷十二

雜識

十三

川上三

神遊之事業斡旋宇宙則亦安能忘此種種者而不思  
憤也若夫男女人倫之際所謂夷俗猶什佰千萬於此  
者相逼而來吾國人以神明之胄文化最先之族萬勿  
從也不然雖違眾吾從正

蘇溪漁子作腦界革命一書石擊子題曰世以吾國二  
千餘年君主專制爲憾誠哉乃今言改革仍復麟鳳其  
皮豺虎其性骸山血海輕蔑人道致使軼羣之士振翮  
高騫視黃壤如穢廁漫漫長夜黯無天曰漁子怒然心  
傷乃以神爲馬馳騁於華嚴法界悟澈佛性平等人我



一致必令無量眾生皆入涅槃始得大地立成金色因著腦界革命一卷首瘳臬傑之惡次發大同之蘊終以已非樊籠匹偶又擬粉塊成空攝身歸化離人間世得大圓覺其詞變幻不可測雖波雲之詭譎蛟龍之縱恣俱難比喻也予不敏矻俗無奇術又具稜稜骨與世相擊刺屢挫不知返得漁子作心境忽洞然爰弁數語以誌欽佩若高山流水之訣蠡測管窺之誚則悉聽呼者牛馬之而已曾學傳曰二子豈皆出世之士而懷憂世之心者歟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十三

川上川

曾學仁嘗約里中文士結社名曰曲社其兄學傳爲曲社書始云同具面目於天宇之下殊離其戶高崖其牆以別於眾曰某社士隘哉物忌草依木附而朋其人蒼其咳唾榜於時以廣其聲類曰某社文濫哉民國丙辰之歲時維炎令脩晷循天北至東井有魚鳧故墟墨士翩翩耆艾韶綺哦珠漱玉日無暇景而曲社權輿焉其不病隘與濫者何哉阜江子曰萬物者曲而成者也吾社之成凡抱男子心肝曉文字者咸得入奚其隘吾社之成凡以妾婦道事人不識廉恥字者戒足不敢進奚



其濫蛟龍宅於淵虎豹都於山禽鳥族於林蛇蠃蟻蝮  
國於穴物固各以類居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豈非然哉文也者自羲軒以降聖哲儒傑棲伏  
字乳化生天地萬物之大巢也堯舜之作君孔子之作  
師所以曲成品類倫常綱紀炳炳閎閎燦然得所者文  
也今之匯精神聚心腦結構埃璫之外以營此社也卽  
營斯巢也專制酷文學靡人類散士氣囚抽黃儷白考  
字訂句媚人取官者相望二百餘年斯文黯黯長夜豈  
復見有光嶽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今其時矣曲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十四

社乎曲社乎豈惟是肩袂入座賦物鬪韻而止乎北有  
河南有江其將爲河之洪流瀨浙九曲而達於海乎今  
其爲江之濫觴乎隨其所性延演而下滄泓複折激宕  
彭魄吐納其閒者其皆羲軒堯舜孔子之續乎吾且刮  
目以視

曲社同人怡園聯句云老夫醉探岷山精

懷安

磅礴瓌

璋含晶瑩

鐵垣

化作長虹擎玉衡

石擊

倒瀉銀河洗甲

兵

松崖

仰執斗酒邀長庚

插盃

籠中鵬飛萬里程

象文

我欲學佛剎那成

梅心

雙眸灼灼平龍爭

醒癡

五洲萬



國身縱橫

靜初

大闢閭闔雷車轟

磬迂

鞭朱笞翟揚孔

旌

懷安

麒麟猛獸龍長鯨

鐵垣

擲筆一笑春風生

石擊

崑崙飛登無功名

松崖

駕乘元氣任游行

籀盒

南面王

樂安與京

象文

天河濯足牛女迎

梅心

銀濤彌石聲鏗

錚

醒痴

陽和鼓煽熙洋瀛

靜初

沐日浴月天宇清

磬迂

上帝曰嘻殫汝誠

懷安

羲和望舒朝昏明

鐵垣

仁義禮

智照八紘

松崖

小儒從此休硜硜

石擊

又席上聯

句云有客對酒樂且憂

懷安

欲語不語將誰由

惺龕

莽

莽萬事煙雲稠

鐵垣

神劍咄咄風生秋

松崖

心如奔馬

溫江縣志

卷十一

雜識

十五

川上八

難為收

石擊

慌蕩茫洋何時休

籀盒

醉若夢若馬與牛

象文

目耳口舌心之矛

蕉圃

惟聖惟蜮惟厥修

醒痴

白

日如箭誰為留

靜初

螻蟻同盡寧非羞

磬迂

二萬餘日

叢吾尤

懷安

攬轡桑榆神力迺

惺龕

斬榛刷棘驅麀蚪

鐵垣

萬怪千蟲焉逃度

石擊

矩獲繩墨監史糾

象文

苦

藥瞑眩厥疾瘳

蕉圃

明神澡鬼崇孔周

醒痴

子臣弟友

貞綢繆

靜初

上帝臨汝毋或偷

磬迂

諸君努力聖賢儔

懷安

竹夢蘭嘗作不如歎云古木老深山不如路旁柳明珠



沈滄海不如胸前鈕孤鴻野鶴叫寒雲不如淮南廚下  
狗物類且云然人事何獨否聖域賢關長閉封不如社  
公社母春祈秋報朝朝暮暮雞豚酒東門之孔如喪家  
不如晉六卿魯三家安富尊榮權在手太史文章壓古  
今身被肉刑不如臨邛沽酒千秋萬世豔人口香山詩  
集購雞林不如宮中才子呼元九文相國史閣部倒海  
翻江闢幾場不如王仁裕馮長樂三主禮闈歷相五朝  
兼福壽古今人物類如斯況夫太倉一粟渺乎我

曾學傳曰余讀竹夢蘭不如歎見竹氏之牢騷而以

爲君子之所樂也蓋不如者乃所以大過人者也余  
以終是書意吾鄉後起之英於此必有感發興起超  
越流俗之上以存天地之眞歷萬世不可磨滅者則  
吾書爲不虛作也不然生與下流同歸雖榮華一時  
而魂魄一去如同秋草沈滯青燐冷雨之鄉幽幽暗  
暗終古長埋可勝慨哉